



# 父亲的村庄

刘同俊



父亲是个单亲孩子，两岁就死了母亲。那时候，姑姑还不到半岁，寄养在我外曾祖父母家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的她在—个名叫水口的村庄长大成人。而父亲在他3岁以前寄养在我三曾祖父母家，受到优厚待遇。之后，他便跟随我祖父奔走于乡镇厂矿。与他年纪相当的人都留在了老家村庄，而我父亲离自己的村庄越来越远，却又总是若即若离。

高中毕业后，父亲待业在家。1980年前后，他回到了老家村庄。生产队里给他分派的任务是看山护林，父亲断断续续告诉我，这项工作过程中的乐趣还不少。

父亲大约穿着当时流行的黄军装，带着威武的军帽。他身材极大，在村庄里绝对属于大个子。在分单干之前几年，那种游离的生活姿态刚好适合他们几个高中毕业生。常年待在学校，养尊处优惯了，确实不好管理。大队专门购置管弦器乐分发给小队，再由小队分发给这些难于管理的青年。有了取乐的丝弦乐器，父亲他们便沉浸在欢愉中，不

再去想干一些出格的事情。

与父亲同龄的伙伴很多，到了大小伙子、大姑娘的年龄，他们结伴玩耍的分类很明确。父亲属于拉二胡的那一班人，常常端着二胡赶牛到林场看山护林。那些年，磬山寨林场管理十分严格。村里民兵带枪护林，偶尔也猎取几样野物改善生活。母亲告诉我，那年代尽管贫穷，人的精神生活却欢快无比，现在颠倒过来。

父亲的几个伙伴大多高大魁梧，且功夫了得。我一亲戚，吴家的外曾祖父，能攀爬到百米高的银杏树顶端。他的山歌也唱得极好，要是搁现在，没准能上星光大道。自家的大哥铜锣打得很棒，还拜我祖父为师，学习在乡村支客。后来，大哥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李家二哥成为村庄第一批自由恋爱主义者，并赢取二嫂芳心。父亲的乡村，悄悄起着变化。

每次从村庄去往林场路上，人声鼎沸。父亲的村庄人口两百多，青年数十人。大家吹拉弹唱，样样精通。尤其是吴家那位尊长，唱起山歌地动山摇，引得附近姑娘驻足观望。

唱得鸟儿停止歌吟，唱得虫儿满天飞，唱得山寨溪水倒着流淌。而父亲的二胡拉得也是风生水起，高山流水觅知音，二泉映月落梅花。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哟，洋溢着优雅的元素，流淌着诗意的歌行。父亲讲到青年时代，也充满自豪。月影缥缈，竹语翩跹，林场的夜晚静悄悄的。坐在场院里，青年们谈古论今，纵论各路豪杰。当然，物质上有一些贫瘠。那些年，父亲很乐意穿着那三两套换洗衣服——蓝色粗布长裤，黄军装，白衬衫，外加几双千层底布鞋。

1982年前后，父亲的村庄分单干。随之，大集体时代平均主义思想解体。父亲及他的同伴们领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开始自耕农的生涯。该结婚的结婚，该生子的生子，有的人还成为第一批合同工。而父亲重新分配到厂矿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在那里，父亲整整干了十五年的工作，直至下岗。

此后，父亲的村庄便随着他经商生涯的再开始而结束。父亲的村庄哟，像颗流星！

## 诗品时空

### 采风

黄森林

其实不管诗人来与不来  
山上已经诗意盎然  
树木萌动的诗心  
早被杜鹃花点燃  
嫩叶上排列的  
都是动人的诗句  
泉水的兴致最高  
将那些美妙的诗句谱成曲  
黄莺听到了  
一开口  
就让春风醉得不轻  
一阵乱跑  
于是整个山上都被感染  
醉了醉了

所谓诗人  
只扮演一个角色  
他们都是剽窃高手  
整段整段地抄袭  
山上的那些诗  
甚至连标点和错别字  
都不放过  
然后发到朋友圈  
到处炫耀

### 寄董素芝女士

徐泽林

由来仰慕桃花神，  
朝暮常思欲撰文。  
有幸得君勤指点，  
路遥不隔一家亲。  
不辞辛苦伴孤灯，  
史海扬帆遇好风。  
犹记昔年淮水畔，  
君为息妫忘归程。

## 浮生岁月

### 一盏煤油灯下

徐生力

童年，煤油灯是农家照亮夜色的主要光源。可以说，一盏煤油灯燃亮了我童年学习的路程。

山里人为了节省煤油，有早早吃罢晚饭，上床睡觉的；有把火炉架高劈柴——山里人常说，“前身烤焦了，后心冻凉了”——就着一架炉火吃饭，滋滋有味，“稀饭腌菜菹子火，除了神仙就数我”，谁也吃不到鼻子里去，谈笑风生至夜半；点得起煤油灯的，是殷实人家。

我是个费煤油的料子。劈柴的火焰明灭不定，看着看着，字迹模糊，一段经典、一个故事如鲠在喉，堵在那儿。山里冬天来得早去得迟，但冬天以外的季节呢？

因为学习，心里有一团火，所以必须有一盏灯。

在交白卷年代，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，可供参考的书籍少而又少。每次跟哥哥去十几里外的供销社卖中草药、树头树脚的等副业农产品，

前提是哥哥答应给我买书，不识字哥哥为我学习名列前茅而引以为傲。高中时，我们赶上了恢复高考。记得有两次借到非常实用的参考书，我决心完整地抄下来。

当时，我家里唯一的一盏煤油灯，一般放在堂屋，一家人吃罢晚饭，轮流在房屋里洗脚睡觉。星期天夜里，在他们用完这盏煤油灯后，我奢侈地在这盏煤油灯下手不释卷，熬至通宵。夜深，看到亮光，父亲几次催我睡觉，怕我身体受不了是一方面，另一层意思，家里点不起这昂贵的“洋油”啊。灯花结在捻子上，煤烟则吸进鼻子里。早晨一摸，手指黑糊糊的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。

我们昼夜赶啊赶，赶时间，赶课程，恨不能把前十年荒废的学业一夜补回来。公社水利发电站三天两头发不出电，但又特别准时，晚上9点按时熄灯。没有电的时候或延长

夜自习，就得点煤油灯了。家里条件好的自备一盏，而我家连基本生活都没保障，每天的口粮不够数。

坐在后排的一个和我学习一样的女生，每天拿来一盏煤油灯，我转过背，就可借到亮光，看到她关切的眼神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自古以来概莫能外。每天我俩头挨头地学习，被同班同学揣测为谈情说爱。惺惺相惜，相互间有好感是真，但还上升不到“情爱”二字程度。她同情我的困难，举手之劳，接济我一下；我则利用这盏光亮，燃烧起学习激情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到更高的学府深造，实现儿时的理想，看山外的都市是个啥模样。

老师经常讲到古文，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被我们在学习不那么重要的年代中掌控。彼此通过一起学习互相促进，相互提携，而达到共同进步，就是在一盏煤油灯下。

### 赞信阳市业余剧团

康永太

六月中旬朗朗天，  
浉河剧场声色观。  
演员个个声韵美，  
兰芳香玉在人间。  
鼓板乐器配得巧，  
好似白蛇遇许仙。  
不图名誉不图利，  
只图安康寿百年。  
坚持演唱身体壮，  
精神抖擞胜神仙。  
河南豫剧育后人，  
世世代代技艺传。